

大莊嚴經論卷第一

此第十卷

君一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前禮最勝尊 離欲邁三有 亦敬一切智

甘露微妙法 并及八輩眾 無垢清淨僧

富那脇比丘 彌織諸論師 薩婆室婆眾

牛王正道者 是等諸論師 我等皆敬順

我今當次說 顯示莊嚴論 聞者得滿足

眾善從是生 可歸不可歸 可供不可供

於中善惡相 宜應分別說

說曰我昔曾聞乾陀羅國有商賈客到摩突

羅國至彼國已時彼國中有一佛塔眾賈客

中有一優婆塞日至彼塔恭敬禮拜向塔中

路有諸婆羅門見優婆塞禮拜佛塔皆共嗤

笑更於餘日天甚蒸熱此諸婆羅門等食訖

遊行而自放散或在路中或立門側有洗浴

者有塗香者或行或坐時優婆塞禮塔迴還

諸婆羅門見已喚言來優婆塞就此坐語優

婆塞言尔今云何不識彼摩醯首羅毗細天

等而為致敬乃禮佛塔得無煩耶時優婆塞

即答之曰我知世尊功德少分是故欽仰恭

敬為禮未知汝天有何道德而欲令我向彼

禮乎諸婆羅門聞是語已瞋目呵叱愚癡之

人汝云何不知我天所有神德而作是言諸

婆羅門即說偈言

阿脩羅城郭 高顯周三重 懸處於虛空

男女悉充滿 我天彎弓矢 遠中彼城郭

一念盡燒滅 如火焚乾草

時優婆塞聞是偈已大笑而言如斯之事吾

之鄙薄所不敬尚以偈答言

命如葉上露 有生會當滅 云何有智者

弓矢加殘害

時諸婆羅門等聞是偈已咸共同聲呵優婆

塞言是癡人彼阿脩羅有大勢力好為惡事

我天神德力能殺害云何乃言非有智耶時

優婆塞被呵責已喟然長歎而說偈言

美惡諦觀察 智者修善業 能獲大果報

後則轉受樂 云何於過惡 及生功德想
邪見既增長 歎惡以為善 以是惡業故
後獲大苦報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豎目舉手慄瀉攘數瞋
忿顫動而作是言汝甚愚癡不吉之人此等
諸天不加恭敬而恭敬誰時優婆塞意志閑

裕而語之言吾雖單獨貴申道理不應以力
朋黨競說時優婆塞復說偈言

汝等所供養 兇惡好殘害 汝若奉事彼
以為功德者 亦應生恭敬 師子及虎狼
觸惱生殘害 惡鬼羅刹等 愚人以畏故
於彼生恭敬 諸有智慧者 宜應深觀察

若不為殘害 乃可生恭敬 諸有功德者
終無殘害心 修行諸惡者 無不懷殘害
不能善分別 功德及過惡 功德起惡心
過生功德想 殘害逼迫者 凡愚增敬順
於善功德者 及生輕賤心 世間皆顛倒
不別可敬者 乾陀羅生者 解知別善惡

是故信如來 不敬自在天
彼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即作是言咄乾陀羅
出何種姓有何道德而名佛乎時優婆塞說
偈答言

出於釋氏宮 具足一切智 衆過悉雲除
諸善皆普備 諸於衆生中 未始不饒益

覺了諸法相 一切悉明解 如是之大仙
故稱号为佛

時諸婆羅門復說偈言

汝言佛大仙 應是遍惱事 此閻浮提中
瞻嘿監持地 婆塞婆私吒 提釋阿極耶
如是諸大仙 名稱世所聞 能結大神呪

殘滅諸國土 汝名佛大仙 亦應作斯呪
汝佛有大德 應作遍惱事 若不作呪害
云何名大仙

時優婆塞不忍聞彼誹謗之言以手掩耳而
說偈言

咄莫出惡語 謗言佛有呪 毀謗最勝尊

後獲大苦報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佛若無呪術 不名有大力 若無惱害者

云何名大仙 我但說實語 何故稱誹謗

時諸婆羅門 撫掌大笑言 是故汝癡人

定墮於負處

時優婆塞語婆羅門言汝莫恠笑汝言如來

無大功德亦無大力斯是妄語如來實有大

功德力永斷呪根終不復作惱害之事汝今

諦聽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以貪瞋癡故 則作大惡呪 當結惡呪時

惡鬼取其語 於諸罪衆生 而行惱害事

佛斷貪瞋癡 慈悲廣饒益 永除惡呪根

但有衆善事 是故佛世尊 都無有惱害

以大功德力 拔濟無量苦 汝今何故言

佛無大勢力

時諸婆羅門聞是偈已瞋恚心息語優婆塞

言我於今者欲問少事勿見瞋也咄優婆塞

佛若無惡呪云何而得受他供養既不為損

又不能益云何而得稱為大仙優婆塞言如

來大慈悲終無惡呪損減衆生亦復不為利

養之事但為饒益故受供養而說偈言

大悲愍羣生 常欲為拔苦 見諸受惱者

過於已自處 云何結惡呪 而作惱害事

衆生體性苦 生老病死道 如癰著燥灰

云何更加惡 常以清涼法 休息諸熱惱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即便低頭思惟斯語此

是好事心欲生信汝健陀羅善別勝處汝能

信此甚為希有是故歎汝健陀羅者名不虛

設言健陀者名持也持善去惡故得斯号而

說偈言

能持此地者 是名善丈夫 善丈夫中勝

實是健陀羅

時優婆塞作是思惟此婆羅門心欲信解皆

可成器我今當更為分別說佛之功德時優

婆塞顏貌嬉怡而作是言見汝信佛我甚歡

喜汝今幸可少聽我語功德過惡汝宜觀察而說偈言

觀察佛功德 一見皆滿足 戒聞及定慧

無與佛等者 諸山須彌最 衆流海第一

世間天人中 無有及佛者 能為諸衆生

具受一切苦 必令得解脫 終不放捨離

誰有歸依佛 不得利益者 誰有歸依佛

而不解脫者 誰隨佛教旨 而不斷煩惱

佛以神足力 降伏諸外道 名稱普遠聞

遍滿十方刹 唯佛師子吼 說諸行無我

所說恒處中 不著於二邊 天上及人中

皆作如是說 不能善分別 結使諸業報

如來涅槃後 諸國造塔廟 莊嚴於世間

猶虛空星宿 以是故當知 佛為最勝尊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有生信心者有出家者

得道者

復次應分別論所謂論者即是法也夫於法

所宜善思惟若能思惟則解其義我昔曾聞

君一

五

有婆羅門名憍尸迦善知僧法論衛世師論若提碎摩論如是等論解了分別彼婆羅門住業氏城中於其城外有一聚落彼婆羅門有少因緣詣彼聚落到所親家時其親友以緣事故餘行不在時憍尸迦婆羅門語其家人汝家頗有經書以不吾欲並讀待彼行還

時所親婦即為取書偶得十二緣經而以與之既得經已至於林樹間閉靜之處而讀此經聞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苦惱是名集諦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苦惱衆苦集聚滅初讀一遍猶未解了至第二遍即解無我外道之法著於二見我見邊見於一切法深知生滅無有常者而自念言一切外論皆悉

無有出生生死法唯此經中有出生死解脫之法心生歡喜尋舉兩手而作是言我於今者始得實論始得實論端坐思惟深解其義容貌嬉怡如華開敷復作是言我今始知生死繫縛解出世法乃悟外道所說諸論甚為欺誑不離生死歎言佛法至真至實說有因果因滅則果滅外道法中甚為虛妄說言有果而無其因不解因果不識解脫自觀我昔深生恠笑云何乃欲外道法中度生死河我昔外道求度生死譬如有人沒溺恒河波浪之中懼失身命值則攀緣既不免難沒水而死我亦如是過彼外道求度生死然其法中都無解脫出世之法沒生死河喪善身命墮三惡道今見此論當隨順行得出生死外道經論如愚狂語九十六種外道悉皆虛偽唯有佛道至真至正六師之徒及餘智者咸自稱為一切智人斯皆妄語唯佛世尊是一切智誠實不虛時憍尸迦即說偈言

若一

六

外道所為作 虛妄不真實 猶如小兒戲
聚土作城郭 醉象踐踏之 散壞無遺餘
佛破諸外論 其事亦如是
時憍尸迦婆羅門深於佛法生信敬心捨外道法除去邪見晝夜常讀十二緣經時其所親眷與諸婆羅門歸還其家問其婦言我聞憍尸迦來至於此今何所在婦語夫言彼婆羅門向借經書我取與之不識何經然其得已披攬翻覆彈指讚歎嬉怡異常夫聞其言即往其所見憍尸迦端坐思惟即問之言汝於今者何所思惟時憍尸迦說偈答曰
愚癡無智慧 周迴三有中 如彼陶家輪
輪轉無窮已 我思十二緣 解脫之方所
亦時親友即語之言汝於是經乃能深生希有之想我釋種邊而得此經將欲洗却其字以用書彼毗世師經憍尸迦婆羅門聞是語已呵責親友汝愚癡人云何乃欲水洗斯經如是妙法宜用真金而以書寫盛以寶函種

種供養即說偈言

設我有財寶

以真金造塔

七珍用廁填

寶案妙巾帙

莊嚴極殊妙

而用以供養

雖作如是事

尚不稱我意

時其親友聞斯語已甚懷忿恚而作是言今

此經中有何深妙未曾有事何必勝彼毗世

師經欲以真金種種珍寶而為供養時憍尸

迦聞是語已愀然作色而作是言汝今何故

輕憊佛經至於是乎彼毗世師論極有過患

云何乃用比於佛語如毗世師論不知法相

錯亂因果於瓶因果淺近之法尚無慧解分

別能知况解人身身根覺慧因果之義尔時

其親友語憍尸迦言汝今何故言毗世師論

不解因果彼論中說破瓦以為瓶因云何而

言不解因果憍尸迦言汝毗世師論實有是

語然無道理汝今且觀如因於縷以為經緯

然後有疊瓶瓮亦尔先有瓶故然後有瓦若

先無瓶云何有瓦復次破瓦無有瓶瓮有用

是以破瓦不得為因現見陶師取泥成瓶不

用破瓦又見瓶壞後有破瓦瓶瓦若未壞云

何有破時親友言汝意謂若毗世師論都無

道理我等寧可徒勞其功而自辛苦時親友

徒黨諸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愁惱若如其

言毗世師論即於今日不可信耶憍尸迦言

毗世師論非但今者不可取信於昔已來善

觀察者久不可信所以然者昔佛十力未出

世時一切眾生皆為無明之所覆弊盲無目

故於毗世師論生於明想佛日既出慧明照

了毗世師論無所知曉都應棄捨譬如鷓鴣

夜則遊行能有力用晝則藏窟無有力用毗

世師論亦復如是佛日既出彼論無用親友

復言若如汝言毗世師論不如佛經然此佛

經寧可得比僧佉論耶憍尸迦言如僧佉經

說有五分論義得盡第一言誓第二因第三

喻第四等同第五決定汝僧佉經中無有譬

喻可得明了如牛鋒者况辯法相而能明了

何以故汝僧法經中說鉢羅陀那不生如常
遍一切處亦處處去如僧法經中說鉢羅陀
那不從他生而體是常能生一切遍一切處
去至處處說如是事多有憇過何以故於三
有中無有一法但能生物不從他生是故有
過復次遍一切處能至處處此亦有過何以

君一

八

故若先遍者去何所至若去至者遍則不遍
二理相違其義自破若如是者是則無常如
其所言不從他生而能生物遍一切處去至
處處是語非也親友婆羅門聞是語已語憇
尸迦言汝與釋種便為朋黨故作是說然佛
經中亦有大過說言生死無有本際又復說
言一切法中悉無有我時憇尸迦語親友言
我見佛法生死無際一切無我故吾今者敬
信情篤若人計我終不能得解脫之道若知
無我則無貪欲無貪欲故便得解脫若計有
我則有貪愛既有貪愛遍於生死云何能得
解脫之道復次若言生死有初始者此身初

者為從善惡而得此身為不從善惡自然有
耶若從善惡而得身者則不得名初始有身
若不從善惡得此身者此善惡法云何而有
若如是者汝法則為半從因生半不從因如
是說者有大過失我佛法無始故無罪咎于
時親友語憇尸迦有縛則有解汝說無我則

無有縛若無有縛誰得解脫憇尸迦言雖無
有我猶有縛解何以故煩惱覆故則為所縛
若斷煩惱則得解脫是故雖復無我猶有縛
解諸婆羅門復作是言若無我者誰至後世
時憇尸迦語諸人言汝等善聽從於過去煩
惱諸業得現在身及以諸根從今現在復造

君一

九

諸業以是因緣得未來身及以諸根我於今
者樂說譬喻以明斯義譬如穀子眾緣和合
故得生芽然此種子實不生芽種子滅故芽
便增長子滅故不常芽生故不斷佛說受身
亦復如是雖復無我業報不失諸婆羅門言
我聞汝說無我之法洗我心垢猶有少疑今

欲諮問若無我者先所作事云何故憶而不忘失答曰以有念覺與心相應便能憶念三世之事而不忘失又問若無我者過去已滅現在心生滅既異云何而得憶念不忘答曰一切受生識為種子入母胎田愛水潤漬身樹得生如胡桃子隨類而生此陰造業能感後陰然此前陰不生後陰以業因緣故便受後陰生滅雖異相續不斷如嬰兒病與乳母藥兒患得愈母雖非兒藥之力勢能及其兒陰亦如是以有業力便受後陰憶念不忘諸婆羅門復作是言汝所讀經中但說無我法令汝解悟生歡喜耶時憍尸迦即為讀十二緣經而語之言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生緣老死憂悲苦惱無明滅則行滅乃至老死滅故憂悲苦惱滅以從衆緣無有宰主便於其中解悟無我非經文中但說無我復次以有身故則便有心以有身心諸相有用識解分別我悟斯事便解無我又問若如汝言生

死受身相續不斷設有身見有何過答曰以身見故造作諸業於五趣中受善惡身形得惡形時受諸苦惱若斷身見不起業不起諸業故則不受身不受身故衆患永息則得涅槃云何說言身見非過

復次若身見非過者應無生死不於三有受生死苦是故有過時婆羅門逆順觀察十二緣義深生信解心懷慶幸略讚佛法而說偈言

如來在世時 說法摧諸論 佛日照世間 羣邪皆隱弊 我今遇遺法 如在世尊前 釋種中殊妙 深達諸法相 所言如來者

君一

十

真實而不虛 逆順觀諸法 名聞普遍滿 向佛涅槃方 恭敬合掌禮 歎言佛世尊 實有大慈心 諸仙中最勝 世間無倫疋 我今歸依彼 無等戒定慧 憍尸迦言汝今云何乃尔深解佛之功德親友答言我聞此法是故知佛無量功德如沉

水香黑種津膩以是因緣燒之甚香遠近皆聞如是我見如來定慧身故便知世尊有大功德我於今者雖不覩佛見佛聖跡則知最勝亦如有人於華池邊見象足跡則知其大覩因緣論雖不見佛知佛聖跡功德最大見其親友深生信解歎未曾有而作是言汝於昔來讀誦外典亦甚衆多今聞佛經須臾之頃解其義趣悉捨衆典極爲希有即說偈言
除去邪見論 信解正真法 如是人難得
是故歎希有 不但歎於汝 亦歎外諸論
因其理鄙淺 我等悉捨離
以彼諸論有過咎故令我等輩得生厭離生信解心佛實大人無與等者名稱普聞遍十方利外諸邪論前後有過猶如調語不可辯了由彼有過令我棄捨得入佛法猶如春夏之時人患日熱皆欲離之既至冬寒人皆思念外道諸論亦復如是誠應捨離如夏時日然由此論得生信心亦宜思念猶如寒時思

君一

十一

念彼日于時親友問憍尸迦我等今者當作何事憍尸迦言今宜捨棄一切邪論於佛法中出家學道所以者何如夜闇中然大炬火一切鴿鳥皆悉墮落佛智慧燈既出於世一切外道悉應顛墜是故今欲出家學道於是憍尸迦從親友家即詣僧坊求索出家出家已後得阿羅漢何因緣故說是事耶以諸外道常爲邪論之所幻惑故說十二因緣經論而破析之
復次夫取福田當取其德不應揀擇少壯者弊我昔曾聞有檀越遣知識道人詣僧伽藍請諸衆僧但求老大不用年少後知識道人請諸衆僧次到沙彌然其不用沙彌語言何故不用我等沙彌答言檀越不用非是我也勸化道人即說偈言
青年有宿德 髮白而面皺 秀眉齒缺落 背偻肢節緩 檀越樂如是 不喜見幼小 時寺中有諸沙彌盡是羅漢譬如有人觸惱

師子數其要脉令其瞋恚諸沙彌等皆作是語彼之檀越愚無智慧不樂有德唯貪耆老時諸沙彌即說偈言

所謂長者不必在白髮 面破牙齒落

愚癡無智慧 所貴能修福 除滅去衆惡

淨修梵行者 是名為長老 我等於毀譽

不生增減心 但令彼檀越 獲得於罪過

又於僧福田 誅謗生增減 我等應速往

起發彼檀越 莫令墮惡趣 彼諸沙彌等

尋以神通力 化作老人像 髮白而面皴

秀眉牙齒落 儻脊而拄杖 詣彼檀越家

檀越既見已 心生大歡慶 燒香散名華

速請令就坐 既至須臾頃 還復沙彌形

檀越生驚愕 變化乃如是 為飲天甘露

容色忽鮮變

今時沙彌即作是言我非夜叉亦非羅刹見檀越選擇耆老於僧福田生高下相壞汝善根故作是化令汝改悔即說偈言

君一

十二

譬如蚊子虻 欲盡大海底 世間無能測
衆僧功德者 一切皆無能 籌量僧功德
況汝獨一已 而欲測量彼

沙彌復言汝今不應校量衆僧耆少形相夫求法者不觀形相唯在智慧身雖幼稚斷諸結漏得於聖道雖老放逸是名幼小汝所為

作甚為不是若以余指欲盡海底無有是處汝亦如是欲以汝智測量福田而知高下亦無是處汝寧不聞如來所說經中不輕王子

地火沙彌等都不可輕世尊所說菴羅果喻內生外熟外生內熟莫忘稱量前人長短一念之中亦可得道汝於今者極有大過汝若

有疑悉皆可問從今已後更莫如是於僧福田生分別想即說偈

衆僧功德海 無能測量者 佛尚生欣敬
自以百偈讚 況餘一切人 而當不稱歎
廣次良福田 種少獲大利 釋迦和合衆
是名第三寶 於諸大衆中 勿以貌取人

不可以種族

威儀巧言說

未測其內德

觀形生宗仰

觀形雖幼弱

聰慧有高德

不知內心行

乃更生輕慢

譬如大叢林

薜蘿雜伊蘭

衆林雖參差

語林則不異

僧雖有長幼

不應生分別

迦葉欲出家

捨身上妙服

取庫最下衣

猶直十萬金

君一

十三

衆僧之福田

其事亦如是

供養最下者

獲報十萬身

譬如大海水

不宿於死屍

僧海亦如是

不容毀禁者

於諸凡夫僧

最下持少戒

恭敬加供養

能獲大果報

是故於衆僧

耆老及少年

等心而供養

不應生分別

尔時檀越聞是語已身毛爲豎五體投地求

哀懺悔凡夫愚人多有憊各願聽懺悔所有

疑惑幸爲解釋即說偈言

汝有大智慧 以斷諸疑網 我若不諮問

則非有智者

尔時沙彌即告之曰恣汝所問當爲汝說檀

越問言大德敬信佛僧何者爲勝沙彌答曰

汝寧不知有三寶乎檀越言我今雖復知有

三寶然三寶中豈可無有一最勝也沙彌答

曰我於僧佛不見增減即說偈言

大姓婆羅門 厥名突羅闍 毀譽佛不異

以食施如來 如來既不受 三界無能消

擲置於水中 煙炎同時起 瞿曇彌奉依

佛勅施衆僧 以是因緣故 三寶等無異

尔時檀越聞是語已即作是言如其佛僧等

無異者何故以食置於水中不與衆僧沙彌

答言如來於食都無怯惜爲欲顯示衆僧德

力故爲是耳所以者何佛觀此食三界之中

無能消者置於水中水即炎起然瞿曇彌故

以依奉佛佛迴向僧僧受已無有變異是故

當知僧有大德得大名稱佛僧無異時彼檀

越即作是言自今已後於衆僧所若老若少

等心恭敬不生分別沙彌答言汝若如是不

久當得見諦之道即說偈言

久當得見諦之道即說偈言

愕下各反 嘯子委反 薜上之益反 薜北反 薜花名也 薜下 薜幼稚

大莊嚴論一卷

君一

行宣法院所奉撰調離大藏經板前松江府僧保廣福大師普志六誼拾談
心捨中統鈔貳伯遊刊離大藏經卷并集功德專用祝延

今古素聖壽萬萬歲

聖后齊年太子諸王福基永固

帝師法王慧澄長明本慈悲標高增慧慧上報

佛恩法輪常轉僧俗父母過現安濟亦究親同圓種智大業管主八
生生願見於佛母世施經流通心華發明義天期耀者

大元國歲次丙午大德十年一月初一日意願

大莊嚴經論卷第二

君二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夫聽法者有大利益增廣智慧能令心意悉皆調順我昔曾聞師子諸國余時有人得摩尼寶大如人膝其珠殊妙世所希有以奉獻王王得珠已諦視此珠而說偈言

乙

往古諸正等	積寶求名稱	聚會諸賓客
出寶自矜高	捨位命終時	捐寶而獨往
唯有善惡業	隨身不捨離	譬如蜂作蜜
他得自不獲	財寶亦如是	資他無隨已
往昔諸國王	為寶之所誑	儲積已待他
無一隨已者	吾今當自為	必使寶隨已
唯佛福田中	造作諸功德	隨已至後世
善報不朽滅	臨當命終時	一切皆捨離
舉宮室親愛	大目諸猛將	悲戀送之者
至塚則還家	象馬寶輦輦	珍玩及庫藏
人民諸城郭	園苑快樂處	飄然獨捨逝
都無隨從者		

王說偈已即詣塔所以此寶珠置塔上其明顯照猶如大星若日出照時王宮殿暉曜相映倍於常明珠之光明日日常於一日中卒無光色王惟其亦即遣人看既至彼已不見寶珠但見帳下血流汗地尋逐血跡至迦陀羅林未到彼林已見偷珠人窟伏樹間